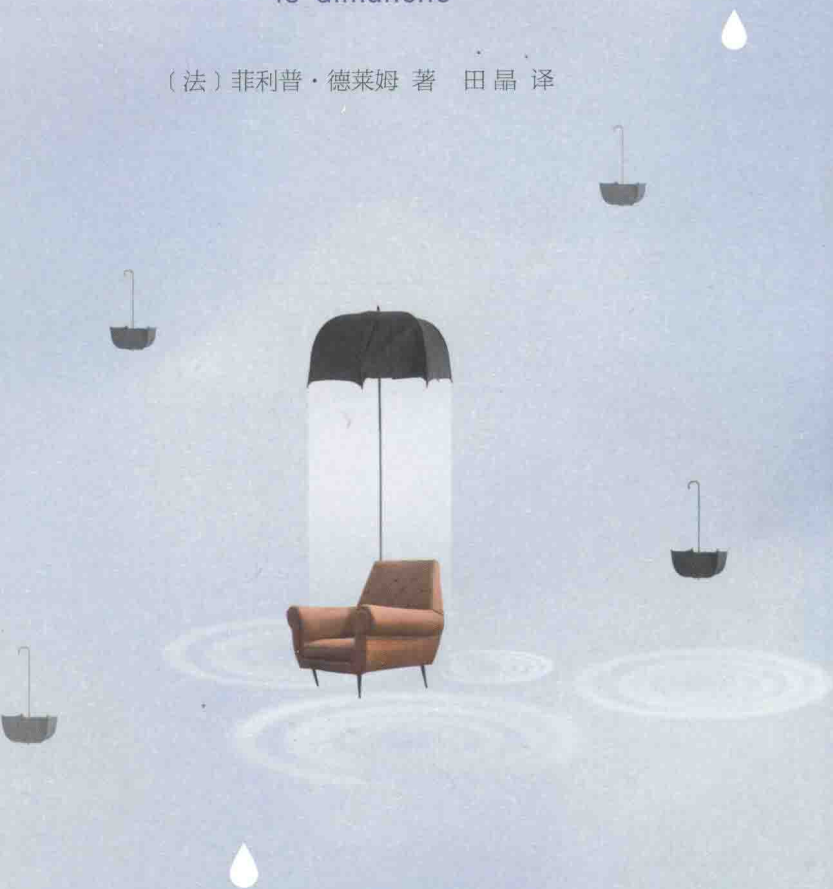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Il avait plu tout
le dimanche

(法) 菲利普·德莱姆 著 田晶 译



南海出版公司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Il avait plu tout
le dimanche

〔法〕菲利普·德莱姆 著 田晶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法]德莱姆著;田晶译.-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2015.8
ISBN 978-7-5442-7860-7

I.①一… II.①德…②田… III.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350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4-169

Il avait plu tout le dimanche

by Philippe Delerm

Copyright © Mercure de France, 199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法] 菲利普·德莱姆 著

田晶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马秀琴
特邀编辑 强 梓
装帧设计 宋 璐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092毫米 1/32
印 张 3.5
字 数 35千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860-7
定 价 29.5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这里有人愿意爱我吗？

——法国歌手 约翰尼·哈里戴



必须住在巴黎。施皮茨韦格先生在一堆支配他人生的法则深处仔细挖掘，浮现于脑海中的唯有这条公理，仿佛其他的一切都由此导出一样。其他的一切……施皮茨韦格先生也有些尴尬，说不出其他的是什么。三十年前，当他顺利考取邮政系统的工作，被分配到巴黎任职时，并没有对居住的街区进行挑选。十八区^①不算太贵，他在马尔卡戴街二百二十六号找了这套二层左侧的两居室，正对着卡尔波广场。房间狭窄，特别阴暗，基本上连白天都需要灯光，好在这座石筑的大楼还挺气派。入口处有绿色植物，楼梯上铺着尚且过得去的短小红毯。换上需用手指敲击的键盘

^①巴黎市内被分成 20 个区，以卢浮宫及西岱岛的一部分为中心，按顺时针方向，呈螺旋状向外扩展。第 18 区位于巴黎市北部，主要以蒙马特高地闻名。

式门禁后，楼里守门人每天两次花言巧语的寒暄也被生硬的电子嘟嘟声取代。然而施皮茨韦格先生有家的感觉，有自己的习惯。

但这些不是问题。施皮茨韦格先生也许可以声称，巴黎的每个街区都是一个村子，他的街区，尤其是如此。但要知道，这种田园风光和城市气息并存的老生常谈并不是阿诺德·施皮茨韦格的风格。不，他喜欢的是更为妙不可言的东西；在巴黎，施皮茨韦格先生感觉处在事物的中心。如果问他为什么，他就会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几近挑衅，下巴紧绷，噘着嘴否认：

——因为它就在这里发生，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你无法更加超前。这就发生在巴黎。什么？就是那个呗，你看！它给了笨手笨脚的行人游荡在世界中心的美妙感觉。对加瓦尔尼^①，施皮茨韦格先生也许会说：“拉布吕耶尔路，多么有性格！拉罗什富科路多么笔直！”^② 但还

① 保罗·加瓦尔尼（1804—1866），出生在巴黎的讽刺漫画家。

② 让·德·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著有《性格论》。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箴言作家，著有《词话》。本句将两部作品分别引申为“有性格”和“笔直”。

不止于此。施皮茨韦格先生爱巴黎。十月的一个温柔的傍晚，倚靠着路易菲利普桥的围栏。夜晚融入灯塔的闪闪微光中。一切都是流逝的往昔，没有未来。啊！是的，一切都在这里流逝。先生。



施皮茨韦格先生独身。这是一点一滴形成的结果。在阿尔萨斯的年少时期，他曾单纯地暗恋温斯特·奈克尔的女儿艾莲娜。那段纯朴如田园诗般的情感，承受着村里人猜测的目光，以及面包店里的闲言碎语。如此到后来，以至于艾莲娜也厌倦了那个过于陈腐的老调。她对阿尔诺·施皮茨韦格只是普通的喜欢，仅此而已。透过这个追求者金黄细密的头发，可以隐约看到他越来越宽广的发际线，猜测到即将出现的秃顶。她还是更喜欢高大魁梧的沃勒贝尔，葡萄园主深棕色头发的儿子，宽阔的肩膀，紧绷的胯部。

阿尔诺起身前往巴黎也正是为此，但并不仅仅为此。作为施皮茨韦格家在巴黎工作的儿子，还是挺让他高兴的。而且，他的父母已经过世，小酒馆中已见不到什么熟人会

在坚果时节和他一道品尝新酒。他于是回来得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炫耀了。但在坎特赞小镇上，仍有一小撮人会向他投来询问目光：

——阿尔诺，你在首都怎么样啊？

阿尔诺。哦！当然，他还能操着方言交流几句。但这个名字却让他觉得很好笑，如同一件借来的衣服套在他身上。即使在说话的时候，他也感觉到自己的孤独。施皮茨韦格先生。



施皮茨韦格先生老旧的电话没有语音留言。没人给他打电话。他是怎么想起买一部手机的呢？自它出现在巴黎街头的那一天起，这个东西就令他着了迷。有一天，一位成功男士从兜里掏出这个机器，带着一种精心设计过的潇洒。他拔出一根小天线，手指在键盘上轻敲，然后开始讲话。施皮茨韦格先生立刻感到一阵强烈的忧郁将他穿透。什么？在雷恩街正中央，离 FNAC 书局仅两步之遥的地方，人竟能这么突然一下子飞起来，假装在急匆匆的人群之间继续行走，而同时与别人说着话，仿佛在花园里，或在海边。

施皮茨韦格先生立刻想到了艾莲娜·奈克尔，他已经很久没有过这个念头了。是的，艾莲娜应该就是他电话那头的那个人。他也许会在一个宁静的乡村午后让她大吃一惊，她的孩子们正在学校里，她的傻大个儿沃勒贝尔正在给葡

萄树喷洒硫酸铜。

——不好意思，艾莲娜，我听不太清楚。肯定是因为蒙帕纳斯大楼^①的缘故。

他作为巴黎人的尊贵于是变得可以触知，几乎令人着迷。有点像刚刚离开坎特赞镇小学时，他终于可以让那个梳着长辫子、在地上玩着跳房子、连看都不看他一眼的小女孩惊讶了。跟这又有什么联系？因为从成功男士的手机里，施皮茨韦格先生似乎听到了傍晚课间休息时男厕小便池的滋滋水声。

三天之后，施皮茨韦格先生给自己买了一部手机。在位于圣父街的邮局，他对谁也没有说。有点怯懦的是，有一天，他甚至在同事们面前严词抨击了那些在巴黎的人行道上“让自己被看见”的商人。此后，这种热潮平静下来，配备手机的行人的荣耀开始减弱。但对于施皮茨韦格先生来说，魔力依旧存在。他不是“让自己被看见”，而是让自己有存在感。他走路回家。每走到协和广场或者玛德莲娜教堂的时候，就兴味盎然地掏出手机，随即忽然感到拥有整个世界。0836680275。他拨打的是天气预报。施皮茨韦格先生喜欢知道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①蒙帕纳斯大楼，巴黎市中心的一幢摩天办公大楼，高 210 米。



——不，我就不会被这事震惊。

施皮茨韦格先生经常听到这个句子。要知道他的火气总是一触即发，尤其是在食堂里。点燃他的不是那一小瓶古里盖特红酒，而是理由正当的愤怒偏偏有在消化初始阶段来挑战他大动肝火的本事。这让他难以忍受。

正当施皮茨韦格先生肝火上升时，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听众在疏远自己。他们看着他越陷越深，暴跳如雷。他越是口若悬河，周围的人越是谨慎持重，越是礼貌矜持，隐约露出批评之意。这从他们稍带赌气的嘴唇和有点疏离的目光中就能看出。施皮茨韦格先生的激烈态度愈演愈烈。既然没有引来别人的赞同，他倒是很想针锋相对地辩论。他满脸通红。别人都替他尴尬。这只热血动物终于承受不住了：周围这些默不作声的两栖动物和昏昏欲睡的变色龙

到底是中了什么魔法？他们中的一人最后终于从众神之山的顶端丢下一个致命的小句子：

——不，我就不会被这事震惊！

每一次，施皮茨韦格先生都落入这个陷阱。已经抓狂的他觉得自己受到嘲讽，他知道，在他们那带有胜利者风范的冷漠超脱面前，自己的言辞多么徒然无用。唉！对，下一次，他要等着别人发言表态。他也要辜负那个人，站到另一个阵营，只为享受这种快感，最终喝上一杯乖巧谨慎的咖啡，用力搅匀，不带一点热情。下一次，不会被震惊的人是他。下一次。



施皮茨韦格先生对超市没有任何意见。他通常很喜欢速冻食品，甚至是用玻璃纸包装的成品菜。这天晚上，他想吃一道简单的酸菜香肠——从最近一次阿尔萨斯乡土之旅中，他带回几大瓶不错的混酿葡萄酒，这在巴黎无处可寻。但那种两人份的瓷盒装酸菜香肠分量实在太太大，暗粉色香肠上的色素已经晕染到白菜，让人没有食欲。于是他四处寻找罐装的天然腌制酸菜，还有法兰克福香肠和斯特拉斯堡香肠。但很可惜，小超市里都是半打半打地卖。施皮茨韦格先生感觉气不打一处来。

——既然如此，我就去鲍尔南夫人那里买酸菜香肠！

施皮茨韦格先生跟这位熟食店老板娘之间的亲密度可实在有限。如果说施皮茨韦格这个名字有时都已经到了鲍尔南夫人的嘴边，后者还是习惯性地留给他一句：“您好，呃，

先生……”话里面带着一种模棱两可的亲切友好，下巴轻巧微抬表达出的熟人相认之举，很快又被一声有气无力的“呃……”削减了效力。但是正好！在鲍尔南夫人面前宣称，超市里腌酸菜的质量实在令自己恶心得要命，于是义愤填膺地来到她的店里以获得行家手艺的保障，这本身就足以密切二人的关系了。施皮茨韦格先生对制造这么个场面的想法还算满意。如果店里正好有两三个顾客，那么这出戏的效果就更好了。走在人行道上，他的嘴角露出一丝狡猾的笑容，脑子里反复掂量着两三句合适的话。

然而鲍尔南夫人独自一人在店里，施皮茨韦格先生立刻感觉到，由于准备得过于充分，他的第一句话有些哽在喉咙中，并没有产生预期的默契效果。

鲍尔南夫人表现出难以觉察的犹豫。这究竟是什么过分雕琢的遁词？难道是她自己的香肠被盯上，以一种虚伪的方式受到了质疑？

但看到施皮茨韦格先生窘迫的样子，她还是放心了。鲍尔南夫人一边在秤上称着一百五十克腌酸菜，一边弥补道：

——哦，这样啊，超市的人正在给您称酸菜的时候，

您就说“停！”啦？

施皮茨韦格先生痛苦不堪。他没法在避开粗俗的谎言的情况下证实这个英雄主义版本的叙事。于是，他必须可悲地承认，超市的人并没有给他称酸菜，他只是自己寻思……

鲍尔南夫人的一句“啊，是这样！”充满居高临下的意味。施皮茨韦格先生已然没了笑容。他走出熟食店，右手拿着一个装着酸菜的小盒子，这个夜晚的全部尊贵感已消失殆尽。他并没觉得鲍尔南夫人的腌酸菜香肠有多么了不起。这至少是店里自制的吧？电视上没什么可看的节目。施皮茨韦格先生感觉自己内心充满怀疑。